

姓名：麥陳尹玲

機構：綠蔭家園

意見：

1. 基本上歡迎政府重新為香港的農業未來制定新政策，也原則上同意農業園和發展基金的構想。
2. 但對諮詢文件裡有關農業政策的定位，祇提出經濟考慮，缺乏了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或作為中國一部份應有的前瞻性和國際視野。

原因如下：

2.1 聯合國將 2015 年定為國際土壤年，已將土壤健康，土地利用和農耕方法等等與氣候變化、環境污染、土地退化，水資源短缺，人口增長，糧食危機等等帶出因果關連，諮詢文件這方面顯得異常狹隘。

2.2 聯合國早在 1992 年里約環發大會《21 世紀議程》框架下將《聯合國防治荒漠化公約》訂為三大重要國際環境公約之一，並於 1994 年 6 月 17 日在法國巴黎外交大會通過。並自該年起將每年的 6 月 17 日定為世界荒漠化防治日。現已有 191 個國家加入。但未直接受影響的國家和地區普遍並未留意。在當今世代，受荒漠化最嚴重影響的國家一直在默默地孤軍作戰。雖然受盡地域環境或歷史惡運的折磨，這些國家在防治荒漠上都作出了長足的進步，增進了世界對荒漠化成因和有效治理方法的理解。世界上受荒漠化影響最嚴重的國家包括中國、利比亞、摩洛哥、埃及、肯雅、賴索托、乍得、尼日爾、蒙古、巴基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緬甸、菲律賓、斯里蘭卡、伊朗、奧曼、佛德角等等。但每年，全球依然因荒漠化失去三個瑞士大小的土地。中國是受土地退化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之一，受土地退化而引致貧困和嚴重經濟損失的土地多達 260 萬平方公里，影響著四億人民的生活。以往因為一直將土地退化視為乾旱和水澇引致風蝕荒漠化和水蝕荒漠化問題，祇由國家林業局和治沙局處理。但過去三十年化工農業席捲全球引致的土地退化，直接與農業的實踐有關。十八大之後，國家把國土資源部、林業部、農林牧業部、水資源部和環境部門成立跨部門的委員會，由國家領導人親自率軍制定整體政策。去年國務院的一號文件，清楚列出保障國家十八億耕地底線的戰略考慮與國家因缺糧可能出現的安全問題。就前幾天，國家主席再作公開講話，又再一次重提農業發展方向在國家整個環境治理方面的重要性。但香港的諮詢文件依然停留在將農業視為香港經濟發展一個小環節，無視國際及中國對全球環境問題理念上發展的趨勢。

2.3 以往發達國家和地區，包括香港，不覺得土地退化跟自己有甚麼關係。但踏入廿世紀九十年代，現代化肥農耕始料不及的後果，終於令全球都響起警號了。二十世紀中期科學家最初發現原來植物祇能吸收水溶性無機鹽形式的

養份，二次大戰後方便地便能將很多製造硝化彈藥的工廠，改為製造氮肥，很多製造毒氣的方案，也可製成殺蟲藥，於是化工農業席捲全球，並在短期內做成了農產品增產的現象，在發達地區成功地提供各種價廉「美味」的食物。也改變了很多都市人的消費和生活方式。但進入九十年代中期，農人開始發現這個增產祇是個短期效應，化肥愈用愈多，農藥愈用愈重，土地的生產力卻持續下降。土壤微生物學家開始告訴我們，化肥農藥原來正在摧毀土壤微生物的生存空間，全球三分一的土地正因此失去生產力，土地生機不再。真菌難以存活，自然界回收二氧化碳的能力嚴重削弱，地球暖化加劇，可耕地面積不斷萎縮。流失的化肥農藥也進一步污染土壤和淡水資源，殘留農藥進入食物鏈，科學家預計地球的表土還有 60 餘年便會耗盡，除了食物安全，下一代還將面對糧食安全危機。聯合國 2015 國際土壤年的文獻裡對化工農業引致的危害有很詳盡的論述，例如(1)摧毀了原來豐沃土地裡的微生物生境；(2)帶毒性的肥料、殺蟲劑和除草劑污染淡水資源；(3)過分的翻土釋放大量溫室氣體；(4)不節約的灌溉系統加劇日漸缺少的水資源；(5)專為提供消費的大型農產品貨運耗費能源和釋放大量溫室氣體；(6)不人道的工廠式肉食生產作業等等。根據聯合國對世界人口的預測，在不久的將來全球人類將面對各種危機，包括因耕地減少和土地退化誘發的糧食安全問題；因化學毒性引致的食物安全問題；因環境污染和農作物及加工食物營養減少而誘發的健康問題；因資源缺乏、極端天氣和全球暖化導致的氣候改變等等而誘發的社會動亂等等，全都與地方農業政策有關。

但諮詢文件對這些視若無睹。

2.4 香港的農耕地大面積長年裸露，多數的農業從業者依然用的是會令土地繼續退化的農耕方法。即使在諮詢文件，談及的發展方向還是停留在向有機耕種的逐步推廣。需知有機耕種祇能說是無公害農耕方法，但對土地板結，水土流失，甚至水淋營養過剩引致的生態失衡，害蟲滋生，是完全起不到作用的。因為改用有機肥料，無法讓生產力持續下降的土地康復，農人祇能不斷增加成本，而減用農藥又祇會令農耕更辛勞。成本高，人力要求大，退化的土地(主要因為破壞了土壤微生物的生態而變成板結)，耐不了每年雨季帶來泛濫水淹的損失。這也是令香港人平均不選擇以農為業的主因。而經濟效益自然驅使以此為生者，繼續沿用令土地持續退化的化工農耕方式，短期維生，卻對由此而引致的環境惡化問題視若無睹。除了一小部份有熱情的年青環境保育者盡己所知所能，實踐和倡導可持續農耕，善待地球土地。但條件惡劣，能堅持者能有幾人。政府在這方面倡導以康復土壤，改善整體生態環境，及以建基於健康土壤科學知識為手段的農耕方法，責無旁貸。諮詢文件在全球探討土壤退化和氣候變化，碳回置或封存等理念上，明顯處在一個很過時的認識。假若政府不狹隘地將農業定位為土地利用和經濟發展的環節，跨部門地了解農業在全球環境議題的地位，應不會如此。諮詢文件甚至會將「翻土」

作為對年青人農耕活動教育體驗的一部份，至為草率。這曾被視為天經地義以讓土壤疏鬆的傳統做法，二十年前已被挑戰，其後土壤微生物學家驗證翻土會摧毀真菌的生存生態，讓真菌在土壤裡合成腐殖質的能力削弱，間接做減弱了土壤碳封存的能力，雖然最新研究發現土壤裸露(像香港的大部份棄耕農地)為害更大，但作為政府，不應如此草率將一些爭議性的實踐視作想當然。市民期待政府的是專業領導。凡此種種應隨著科學研究而更新或謹慎處理的概念，在諮詢文件人裡都處理得很隨意。

3. 3.1 在措施方面，諮詢文件祇用了倫敦和新加地兩個地區的常識作為例子，那顯然祇是著眼於土地利用和經濟活動。而在農業方法的取向上，却輕輕祇提有機農耕和鼓勵科研與業界合作便帶過了。當代微生物學和土壤生物學的發展讓我們對泥土健康、植物健康、食物健康、人類健康和它們間的相互關係有了新的理解。世界各地都有將生態學和先進微生物學原理結合應用的農耕方法，一方面將退化土壤復原，一方面增加農產的質和量，又為從業者創造較有利的投入或改變方向的條件。美國農業部門的網頁有專門討論和介紹和支援這方面的‘土壤食物網’網頁，澳洲除了官方的知識支援，也與民間 **Carbon Farmers** 團體合力推動，歐洲和英國的和種官民合作計劃比比皆是，而且成績有目共睹。主要原因，是這些地區都不會把農業純作為一種經濟活動來處理，必會看到土壤健康與全球環境生態及可持續發展的關係。香港的諮詢文件反影的是一種怎樣的心態呢？

3.2 在大部份這些以康復土壤為方向的農業實踐中，以自然有機物循環再進入土壤裡幾乎是一個不可或缺的環節。在人口密集的大都會如香港，當然不會沿用以往農村那種堆肥方式，而且也不科學化。但在諮詢文件裡，祇呈現一個廢物循環再用的堆肥工業示意圖，差不多是所有正式業者本身無可能參與或實踐的。香港僅有的廚餘堆肥廠，製造出來的廚餘肥料濃度之高，缺乏植物有機物的稀釋，農人根本無法使用。而我們的郊野公園，因為歸另一政府部門管理，每年的殘枝落葉，除自然腐殖外，納稅人要另外花費運送它們到堆填區，加重堆填區負荷。需知道香港郊野公園的殘枝落葉，或市區綠化帶的各種植物殘餘物，或每次颱風過後政府要花費人力物力去清理的斷樹殘枝，若能適當處理回歸農地，是對農民最大的支援。這類循環，業者無法自己進行，需政府協調和支援。涉及的基建本小利大，比廚餘成本效益高很多，而且能真的改良土地。在一次有關香港固體廢物循環處理的諮詢會上，我本人親自問負責該研究項目的學者，既然他知道現在廚餘產生堆肥密度過高的問題，令製造出來的肥料實質上幫不到本地農人，也不能減輕他們的成本，為甚麼不跟郊野公園的管理部門合作，將植物廢料與廚餘堆肥一併考慮，也一併解決很多環境問題。我得到的答覆是因為那是政府另一部門處理。這次農業政策的諮詢文件，依然是呈現這種將社會資源切割，將個別環境問題孤立處理的思維，很令人遺憾。

(完)